

六甲之战（节选）

郭 鹏^①

一九三六年四月，红二、红六军团长征过寻甸，为了打开通往金沙江的要道——普渡河口，与敌人在寻甸六甲一带展开激烈战斗。在贺龙的指挥下，红二、红六军团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，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，摆脱尾追的敌军，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普渡河以东、功山以南一带地区的计划。

部队困乏到了极点：昨夜通宵行军；今早出发打仗又没吃上饭，这一仗又打得特别苦。杨秀山^②同志说：“不管怎样也要搞点饭吃吃！”我就请他派人到六甲的老乡家里去想想法。没过多久，民运科长笑吟吟地回来报告：恰巧赶上老乡做饭，老乡一听说我们还饿着肚子，非把锅里热饭给我们送来不可，有几家老乡还特为我们烧了几锅茶，随后就送到。廖政委当即命令师直属队的干部赶快上去把饭食接回来，分头送到各个阵地去。

这一来可解决了大问题。恰好，敌人到了新阵地，一时忙于部署，既没有打炮，也没有冲击，我们就吃了一餐安逸的饭。部队在这种环境中能吃到一顿热饭本已十分满意，又听说是六甲的群众慰劳我们的，更是感动。如今，战士的体力已见恢复，斗志更觉昂扬，完成战斗任务更加没有问题了。只是弹药越来越少。谁知战士们早已想出了办法，他们自动地在那里分头推集滚木、擂石。不要小看了这些，在红军战士手里，它们照样能打败敌人。

下午，又是无数次天昏地暗的鏖战。可是，敌人不过是白费了一番心血，白送了一堆炮灰，始终也没有沾到我军阵地的边沿。

天色将黑时，敌人竭尽全力发动了一次进攻。在雨点般的炮火掩护下，敌人正在运动部队。黑鸦鸦的一片，象^③是冲完了这一次就再也不打算冲锋了似的。敌人这种破釜沉舟、孤注一掷的作法，正是它虚弱的表现。实际上，它已经经受不起这种苦战的熬煎了。这样的硬拼硬打，实力消耗过大，对樊嵩甫^④和滇军这些非嫡亲的将领来说，其下场是不难设想的。反动军队那套保存实力的鬼胎，我们是十分清楚的。因此，可以断定，他是在急切地想要把这一场战斗结束。我军只要能咬牙抗^⑤住这最后一击，敌人那脆弱的神经就会断折。这是一场关键性的决斗，要就是敌人把我军冲乱，抓到我军主力，要就是我们坚守阵地，挫净敌人的锐气。

十八团经过整理，也已加强了正面的防御，能用的力量，我们也全用上了。眼看敌人越离越近了，这时在十七团阵地上指挥的参谋长常德善同志，便发出了“开火”的命令。但是，敌人并没有后退，稍一停歇，又继续向上冲了。我们的机关枪不甘沉默，一齐叫响，才

算把它压退了十几公尺。为了节省弹药，常德善同志下令停止射击，可是，敌人硬是顽固，一见我军的火力弱了，马上就翻转回身…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，持续了很久很久。成团长嘴上的烟从敌人运动上来时开始，一支接一支，一连吸了四五支。这时我多么希望援助呀！哪怕是一个连也好。正想着，总指挥部的一个参谋骑着快马跑来，递给我一封贺总的信。只见信上写着“派五师前来增援，归六师指挥”，这几个字特别耀眼夺目。我忙问：“部队在哪里？”他伸手向山后一指，说：“就在左后方。”“太好了！快马加鞭，告诉他们：跑步从左翼向敌人侧后迂回，十五分钟以后准时打响！快！”他纵身上马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

十五分钟按说并不长，但是，在这种两军胶着的时候，实在是长极了。这期间敌人冲上了十八团阵地的前沿，双方拼起了刺刀，接着十七团阵地上也展开了肉搏。十六团因为子弹打光了，不得不让敌人爬上山来，现在正用枪托一个一个地往下掀。敌人这时真是疯狂极了，“冲上去啦！冲上去啦！”的声音叫得震天响，仿佛他们已经胜利了似的。可是，忽然，五师十四团在他们背后打响了！一直就扑到了他们的指挥所跟前。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完全摧毁了敌人的神经，打乱了他们的计划，他们后撤了。我们阵地上的战士一看，好啊！端起刺刀跟踪追了下去。我身旁有一个湖南战士，一条胳膊受了重伤，这时也咬着牙，手里握着一把刺刀，摇摇晃晃地冲下山去，后撤的敌人没能在原来的阵地上收住脚，全线向后退却，看样子是不准备继续打了。

午夜十二时获悉，全军主力已经安全地转移到了巧家东南的以车泛一带等我们，我们才下令收兵，撤出了战斗。

节选自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《红军长征过云南》一书

注：

- ① 郭鹏：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。
- ② 杨秀山：时任红十八团政委。
- ③ “象”同“像”。
- ④ 樊嵩甫：时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六军军长。
- ⑤ “抗”同“扛”。

扫码阅读
更多文章

